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六十一回 六口曲園有兆 二木林點逗無心

水夫人見奚囊、玉奴雙雙的簪花披紅，秋香說像是拜堂的話，想起玉奴尚未成婚，終非了局，命素臣修書，叫奚囊去取回阿錦。素臣領命，奚囊一骨碌爬在地下磕頭，玉奴也是迷花眼笑，陪著奚囊磕頭叩謝。璇姑道：「奚囊回來不知可過吳江，若是順路，欲求太夫人將奴的嫂嫂接來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我久有此心，但非順路。若等奚囊回來，未免遲了，不如叫文虛去就是。明日打發他兩人動身便了。」是夜，將賞剩的豬羊陳酒，勻派家人、僕婦、丫鬟、小廝都去吃一個醉了。當日，水夫人與素臣、田氏、鸞吹一席在安樂窩中敘話。古心夫妻父子俱在博古軒內夜酌，璇姑、素娥、湘靈、難兒一席送在璇璣樓上。璇姑道：「此乃是公席，當設公所，把這席移到天繪閣中去，用那羯鼓催花的老令，擊鼓三通，傳花三遍，鼓聲止處看花在何人手中，即作主人先飲一杯，要他出題考試。第一遍為解元，二遍為會元，三遍為狀元，以次遞考下來，二妹、三妹以為何如？」素娥、湘靈都道：「大姐所言有理，今日四姐本來是客，我們敬客之意，也該設在那裡。停會行起令來，要四姐做了狀元，才見得我們敬意呢！」因命丫鬟，快到閣上收拾，擺起酒席。大家走上閣來，推難兒坐了南面，璇姑、素娥，東西對坐，湘靈在下首面北。酒上一巡，璇姑令小躉在席間遞花，晴霞擊鼓，坐在旁邊一間。小躉將花遞與璇姑，璇姑說聲起鼓，那鼓便咚咚的響將起來，到得鼓住，那花恰在難兒手中。璇姑等大喜道：「天意正如人意，解元公快些飲酒，好再起鼓。」難兒酒乾，起起鼓來，慢慢的傳去，剛傳一遍，花到難兒手中那鼓忽然便住。素娥喜道：「四姐又是會元。」湘靈道：「二姐且慢歡喜，所重全在狀元，狀元輪到四姐，方是天從人願。」難兒又乾了一杯，那邊鼓起。難兒此番心急勢速，花一到手，如飛遞去，一刻不停。湘靈著慌道：「不好，我們手遲眼鈍，怎當得四姐那等便捷？這狀元都是輪他不到的了！」那知那鼓叮一聲，咚一聲的，總不肯住，難兒兩手忙亂得不耐煩起來，剛剛手勢一懈，正待遞與璇姑，那鼓已截住，璇姑縮過去，不來接了。湘靈大喜道：「這真是天從人願了！」叫小躉斟上三大杯，璇姑等一齊起身賀喜。難兒不信道：「這是晴霞姐作弊，姐姐們吩咐他作弄我的，該敬姐姐們才是。」璇姑道：「我們身也沒動，口也沒開，怎樣吩咐晴霞呢？」素娥道：「你看離著這許多路，又隔著一層紗窗，這花枝在手中轉接，連我們都看不清，晴霞如何作得弊來？」湘靈道：「四姐不過疑心，一連三次都在他手裡，正不知天下偶然之事，如此者正多！今日望春閣下，既可三奪錦標；此時天繪閣中，豈不可三魁金榜？大姐說的，不遵者罰飲冷水；晴霞，快取冷水，先罰了三碗，再行飲酒。」難兒沒法，只得如數飲乾。湘靈道：「我們都似老秀才，要求大宗師命題考試。」難兒道：「奴已受罰三杯，考試是斷斷不敢！」素娥道：「大姐說過，老秀才聽解元考試，解元聽會元考試，會元又聽狀元考試。如今四姐要考我們一遍，考自己兩遍。考老秀才的題目容易些，考解元、會元的，煩難些，才見得大宗師至公無私哩！」璇姑笑道：「這也不必了！我們老秀才卻是要考的，正考不取，還要趕遺才，趕大收，沿街告考，做出許多事業來哩！」素娥、湘靈俱笑道：「大宗師快些出題，這位老門生，敢要動壽氣哩！」難兒忍不住，連晴霞、生勝、小躉一齊都笑。就這笑聲裡，聽有帶笑上胡梯聲響，素娥慌忙叫生勝去看，早是格格的笑將上來，眾人看是秋香，笑得眼睛沒縫。璇姑道：「秋香啥仔好笑？」秋香忍笑不住道：「沒甚好笑，聽見閣上笑得熱鬧，想來有甚極好笑的事，故此熬不住就笑了。」眾人一齊大笑，笑得秋香蹲下身去，站不起來。湘靈道：「大家不要笑罷，奴的肚腸，已掐斷了也！」難兒被素娥千逼萬逼，只得出題先考璇姑道：「大祖算法最精，奴有一數，若算得出來，便是合式。」素娥道：「四姐又來了！你須尋別的事難他，這算法是他拿物，怎打入他懷裡去呢？」難兒道：「我這數不比《九章》難訣，且聽奴道來。」因說道：「二九不是十八，三八不是二十四，四七不是二十八，五六不是三十。」

璇姑想了一想，沉吟道：「這數兒有些古怪。」秋香道：「不是十八，倒是十九，不是二十四，倒是二十五；這是木四姐造出來的，大姨娘休被他騙了去！」璇姑道：「數是算出來但不該這等淺易，怕還有甚訣竅藏著，一時竟想不起哩！」湘靈道：「既算出這數，便該曉得是這一句了。」難兒道：「三姐送卷，要罰一杯！」璇姑笑將起來：「原來是這一句，小時讀過，那裡還記得起？虧是三四日前看書，又見他來。」因說道：「這是《孟子》上的『其實皆什一也。』並不是數，怎說是考奴的算法？四姐也該罰一杯。」難兒道：「什一不是個數兒？這杯該大姐收回。」璇姑、湘靈只得各飲一杯。

次考素娥，難兒道：「二姐精於醫，要二姐隨意謔幾句，一個庸醫，一個神醫，語句不要太文，只要明白顯亮，說得透快，便是合式。」素娥道：「這卻是個難題目了！」因命生勝取到紙筆，先做庸醫的是：不辨浮沉遲數，那知虛實陰陽；救荒攤上得丹方，這本破書孽帳！豎起招牌一面，祖宗秘授誇張；指頭略按便開方，發散風寒為上，腹痛必然消導，口乾定自寒涼。藥醫不死有推搪，生錯病兒休悵；撞著歪時歪運，騎驢坐轎猖狂；只愁死後見閻王，屁股打成肉醬。

素娥寫完，璇姑等圍著看時，笑得肚疼。璇姑道：「二妹作孽，怎把天下時醫罵得恁般刻毒？」湘靈等道：「只怕還是夫子自道？你那櫥裡的醫書，不是也有些破碎，敢也在收荒攤上收來的？」難兒道：「三姐休打斷他，快請教那神醫的。」素娥不慌不忙，援筆而成。璇姑接過，與湘靈、難兒同看，也是長短句兒，上寫著：

讀破儒書萬卷，餘工兼及岐黃；齷由菜作豈荒唐，真個功同良相！《素問》、《靈樞》參透，權衡劉、李、朱、張；望聞問切細推詳，佐使君臣各當。火熾能知壯水，陰虛獨解扶陽；從教病已入膏肓，起死回生反掌！目洗長桑神水，肘懸元化青囊；更饒醫痘有奇方，撕破裙兒漿上。

湘靈看到結句，把臉脹得通紅道：「二姐怎這般嗚起來？要罰十大杯！若不肯吃，就同到太夫人前告訴去，看該是這般輕薄的嗎？再不，也把二姐病中，相公替你捺氣的方法，續上幾句；不然，奴誓不干休！」璇姑笑道：「三妹怎認起真來？二妹也忒傷雅些！他量不濟，怎吃得十杯？罰他五杯，消消你的氣罷。」素娥道：「五杯也吃不來，待奴賠個禮兒，吃了三杯。」湘靈道：「陪禮是斷不敢當，十杯是斷要吃的。」璇姑苦苦勸解，逼著素娥吃了五杯。虧秋香影在身邊，幫了生勝，移頭蓋腳，五杯酒原只有得三杯，素娥已自酣然，湘靈方才歇手。

璇姑道：「四姐快出題考試三妹，他的本領不比我們，須想個極難題目，方顯得他大才。」素娥道：「他那筆尖兒，好不利害，竟請發揮罷。」璇姑道：「沒有此理，怎獨空他不考？他在轅門外，貼起匿名揭帖，編造黃鶯兒，鬧出科場大事來哩。只要說明不許報復，三妹也不是這樣人。」湘靈道：「二姐怎估得定定兒的？將來傷風咳嗽，還要二姐用帖藥的，怎敢報復，把性命來換這點子小便宜？」璇姑笑道：「三妹原來這等惜身重命！」素娥、難兒不覺失笑。湘靈道：「生員入學，是抄的兩篇窗稿，大姐就認是真才；如今年邁荒疏，連抄襲都不能了！求大宗師出一個極容易的題目，還可勉強完篇；不然，就要曳白而出了。」難兒笑道：「三姐援筆萬言，有何題可難？奴有一小小對兒，敢求一對。」湘靈著急道：「別的猶可勉強，這對兒是再不來的，四姐休把絕對來難人。」難兒道：「並非絕對，是奴偶然想著，求教大才。」因說道：「四女同居，吾夫子東西南北之人也。」

璇姑道：「此即三光日月星之意，怎麼不是絕對？」湘靈道：「對是勉強對就，只不如出對藏著隱語，煞有機鋒。」璇姑、素娥俱驚異道：「三妹真是天才，怎已對成了？快請念來。」湘靈念道：「五行迭王，爾土生春夏秋冬之季乎？」

璇姑、素娥擊節稱賞，難兒滿心歡喜，共贊奇才。璇姑復催難兒發揮，難兒道：「已經放肆，再不敢行令了！太夫人那裡，想已席散多時，奴要去伏侍上床，受罰一杯罷。」秋香道：「太夫人正在那裡講史書，沒有住頭哩。散了席，還要看二相公寫書，明日一早打發文伯伯合奚囊起身，木四姐只顧放心行令便了。」璇姑等聽說，一齊催逼。難兒只得告罪行令，說道：「我們四人在此，擲一個四喜罷，不拘何喜擲見，俱飲一杯，說一個酒底。四喜俱見，這令便完，不必各人全見。」因捉起四顆骰子擲下，恰好是四個紅。湘靈道：「恭喜四姐，洞房花燭了，我們都來賀喜送歸房。」斟了兩杯酒，遞與難兒，說是成雙之意。素娥道：「夫榮妻貴之言驗矣！」璇姑道：「難得滿盆紅色，大姐明日說要回去，我們留他一日，釀個分兒，明日再與四姐賀滿盆罷。」難兒推過

雙杯，拿起酒令，低著頭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「三口共成品，一口便成呆；因甚呆打孩？華元雲；夫其口眾我寡也。」

說罷，遞盃與璇姑道：「一個順字。」璇姑接過盃一擲，恰好俱是五六二色。難兒道：「大姐真個是久旱逢甘雨了。」湘靈笑道：「四姐待那洞房花燭夜，也不輸久旱之望雨哩！」璇姑道：「四姐酒底是有寓意的，奴只好隨口說一個罷。」酒乾，說道：「十口便成田，一口自成豆；阿誰記紅豆。微之雲；李謨笛傍宮牆。」

難兒暗暗吃驚，盃到湘靈，擲出兩個對兒，素娥道：「三妹是他鄉遇故知了。」湘靈飲畢，念道：「一口便成呆，四口自成器；緣何得成器？孟子雲：必使玉人雕琢之。」

難兒驚異，紅了臉，說不出話來。璇姑、素娥俱贊道：「這方對得過四姐，真是名下無虛！」湘靈道：「姐姐們休要笑話，且聽二姐的妙句。」送過盃去，素娥又恰好擲出不同。璇姑道：「老秀才也有發跡日子了！」素娥乾了酒，說道：「二口便成呂，六口共成曲；何人賞此曲？夫子雲：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。」

難兒愈加驚訝。璇姑道：「我與二妹的口字，俱有牽強，不若三妹渾成。」素娥道：「大姊還好；奴這曲字，更是牽強。」晴霞道：「小姐的也還有些不週致，臨了一句，少關會一個字兒。」璇姑等都疑惑，少甚字兒，連難兒也不知道。晴霞道：「木四姐口眾我寡的口字，是上兩句生出來的；小姐卻少這一個口字兒。」湘靈忸怩道：「這真是笑話，怎竟忘了這個口字？」璇姑、素娥俱失笑道：「真是話柄，倒被這丫頭捉了破綻去了！」難兒道：「連奴也沒留心，晴霞姐真康成之婢矣！」大家笑做一堆。

忽見鸞吹走上閣來道：「諸位妹子好快活呀，說與奴聽，待奴陪著笑笑。」難兒忙問道：「太夫人安息了嗎？總是秋香姐誤事。」鸞吹道：「還早哩，母親看著二哥寫書，要打發未能、奚囊分頭去接劉大娘合阿錦，奴稟過母親，來這裡闖席的，你們放心，只顧笑，不妨事。」璇姑道：「太夫人說叫文虛去的，怎姐姐說是未能？」鸞吹道：「是奴說的，二哥的事情，家中怕還在根究？文虛不便去，才改差未能的。」因問：「為著何事，恁般好笑？」湘靈道：「笑的緣故，且慢與你說。生勝斟上酒，先飲入席三杯，把四姐的酒底說了再處。」生勝當真斟了三杯。鸞吹道：「癡丫頭，你知道我酒量的，三妹，我飲一杯罷。」因問難兒原底，湘靈述知。鸞吹吃乾酒，說道：

「有口便成呆，無口便成木；緣何恁呆木？崔信明雲：楓落吳江冷。」

璇姑、素娥俱笑道：「姐姐也被晴霞這丫頭笑了去也！」鸞吹問故，璇姑述了一遍。鸞吹笑道：「晴霞學做兩句歪詩，還是三妹教會的，他倒捉師父的破綻，真是青出於藍！這等說來，連我這呆字也重了，該罰一杯。如今請四姐收令，卻要有這口字，休再給這丫頭笑話。」難兒道：「奴也是無心，如今要認真關會，實是難能。」飲完酒杯，照鸞吹念道：

「無口便成未，有口便成味；誰人貪此味？莊姜雲：日居月諸，出自東方。」

鸞吹發急道：「四姐滿口胡柴，三位妹子該動公憤，怎樣奈何他，才出的這口氣兒！」璇姑道：「罰他十大杯酒罷？」素娥道：「還不足以盡其辜，須罰十碗冷水。」湘靈道：「木在水中生，吳江雖冷，反是他發榮之本；不如揮以老拳，做出老秀才身分。狗而骨之，數其罪而責之，才泄得公憤，不至斯文掃地！」璇姑道：「我們秀才拳頭，是豆腐做的，可也打的他痛？」難兒笑道：「三位姐姐的尊拳，實在受得七八百下；二姐若一動手，奴便魂也沒有了！」璇姑道：「原來二妹也是有神力的，今日較武，怎不出場？」素娥、湘靈都笑將起來說：「大姐怎信他胡話，不知又藏著甚果兒哩？」難兒笑道：「二姐是醫生，經著醫生的手，還有個活命的嗎？」素娥道：「一發可惡，如今是必要奈何他，才得出氣！」璇姑道：「他恃著氣力，倔強不依，怎生奈何得他？只好用南方之強，不報無道了！」鸞吹等左思右想，沒個計較，歎口氣道：「真是秀才謀反，十年不成！」秋香道：「秋香倒有個計較：「木四姐恃著武藝高強，小姐們奈何不得，秋香去請二相公來，他就不強橫，要他怎樣就怎樣了！不見那木四姐那枝槍，被二相公繳得粉碎嗎？」鸞吹等俱大笑道：「好計較呀！癡丫頭真個要與他打架麼？」湘靈忽然笑得打跌，說道：「奴卻真有計較，方才四姐得了夫榮妻貴的采頭，行令又遇著洞房花燭，竟叫他做新娘；我們搶紅，那個搶的多，就是新郎；餘人做喜娘、儂相，攙扶交拜，牽紅執燭，送歸洞房。他雖有力如虎，做新娘時，便一毫也使不出，真個像盲詞小唱，有罵媒人，打喜娘的事嗎？」鸞吹等俱稱有理，眉花眼笑，喝四呼紅。璇姑本不肯擲，被眾人逼迫，只得隨同執色，那知擲了一二十擲，休想擲出一個紅來。湘靈道：「這又奇了！我們三個老秀才，沒福氣受用這新人，應那夫榮妻貴的吉兆；怎大姐簇簇新新，玉堂金馬中人，也擲不出紅來？」秋香道：「小姐們俱是女人，與木四姐一樣的，怎做得新郎？怪不的這般子，不肯獻出紅來。秋香去請二相公來，敢怕一擲，就擲是一個紅滿盆！」

難兒被鸞吹等嘈雜，已是羞得無地可入；忽聽秋香這話，一陣心酸，不覺眼淚紛紛而落。鸞吹「噫」了一聲道：「秋香怎放出這等屁來？四姐不要氣他，他是這樣慣了的，毛坑沒後壁，臭糞便真衝出來！」素娥道：「秋香，你還不替四姐去陪個禮兒，消一消氣。」湘靈道：「秋香，你說話也要想一想兒，怎這樣拉拉雜雜的？」璇姑道：「四姐，你怨他無知，擔待些罷，須教太夫人生氣。」眾人正在勸說，秋香道：「二相公真個來了！」只見冰弦提燈照著素臣，已上閣來。大家嗽一嗽嘴，照會著莫說起秋香這話。難兒忙拭眼淚，起身就走。素臣道：「四姐怎見我來就走？」難兒勉強答應道：「太夫人敢便安置？」素臣道：「太夫人在那裡鬥龍兒耍子，我聽見你們行令，特來聽個令兒。」湘靈道：「是四姐行的，把眾人都難倒了，沒一個合式的哩！」素臣道：「四姐所行何令？怎竟沒個合式的？」湘靈念將出來，素臣道：「也還不是難題絕對，怎就無人中式？」鸞吹道：「二哥試做一篇，看中式不中式？」素臣隨口念道：

「二口方成呂，一口便成吝；如何能不吝？秦穆雲：不啻若是其口出。」

鸞吹等俱贊道：「畢竟鬚眉中方有才子，中式無疑！」難兒滿面羞慚，一言不發。素臣不知就裡，只道他別有深意，因說道：「率口而出，未必便能中；尚容細細揣摩，方得窮其奧妙也。」難兒一發脹紅了臉，如坐針氈。素臣覺著詫異，便不再說，問璇姑道：「你們是怎樣不合式？可念與我聽。」璇姑道：「奴等倉卒中，沒有想著末句都少了一個口字，故不合式。」因把自己及素娥、湘靈的念出。素臣道：「四姐或另有關，我不能知；但就我的意思，替你們評品出來，還有許多毛病，不單脫去一口字也。大姐的十口，是借用，一口既多餘筆畫，亦欠關會；二姐六口，兩犯此病；三姐較工，但四口之外，多一工字，亦不切姓；無怪於不入試官之數中也。」璇姑道：「田字曲字牽強，奴等都說過；但不知怎樣切姓？又說三妹多一工字，然則四姐多一木字，相公亦多一……」說到那裡，便頓住了口。湘靈便道：「奴真是笨伯，原來四姐切定自己姓木，相公切定自己姓文的；我們如此粗心，豈不令人齒冷？」璇姑等亦俱恍然大悟。

素臣道：「若不切姓，呆字、吝字俱不通矣。呆字吝字，豈止一口？一口之字，又豈止呆與吝耶？」素娥道：「相公不說破，就至明日，也還想不到此；倉卒之中，豈能合式？」璇姑道：「就說破了，也是煩難。奴姓劉，二妹、三妹姓沈、姓任，怎樣合上這口字去？」素臣道：「這又可以略通融些，只要現在有這姓罷了。如大姐倒轉首句，說個四口合成田，也就去得；再呆字說得，吝字也就說得。二姐亦可姓未，味字便也說得。你們都不算姓文嗎？吝字又可說矣。晴霞斟酒來，待我做著四姐的意兒，說一個酒底，要你們各說一個，看合式也不？」因舉杯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「一木只成木，二木便成林；如何不成林？孟子雲：牛山之木嘗美矣。」

素臣此令，不說猶可，一說出來，直嚇得木四姐心驚肉跳，目定口呆，進退無門，羞慚無地。正是：

忽地賊人逢急捕，無端孩子聽轟雷。

總評：

取阿錦接石氏，何妨直出？而必借秋香拜堂一語引人阿錦，復從阿錦遞出石氏，如鷹隼之疾，如鉤環之曲，總不肯作一弱筆、一直筆也。視《水滸》、《金瓶》等書之承接，何如何如？此回暗卜全為難兒，則設席必應於天繪閣，而無故設彼，便著痕跡，不自然矣。妙在先送至璇樓，以璇姑年長故也。璇姑不敢居尊，以公席為辭，轉送至天繪閣之公所，情理允協，竟若天造地設者

然。有一痕可捫，一跡可踐乎否？

催花擊鼓，狀元發揮，俱是極老套頭。而兩者合併，已為變換；更從設鼓起沒先發一笑，三傳俱到難兒，不知是適然、是作弊？令讀者至今未悉。加以求考之科誦，作句之諧謔，屬對之工巧，酒底之空靈，無一不臻絕品。而晴霞之捉破，秋香之胡柴，復使滿座生風。或則歡容笑口，其樂無涯；或則甲面頰顏，其頰有泚。於極老套中翻出極新花樣，方見大才人本領。

每說一底，難兒俱有驚異。至素臣之令，則更嚇得心驚肉跳，目定口呆。此是何故？讀者深思不得，急望作者一白。而作者乃度置高閣，不更道破隻字，直至六七十回後，始為揭出，而讀者之肚腸已被根根掙斷。書中慣用此法。他書急欲表白，無此耐性矣。天地間一切奇文，皆是極有耐性人做出，不可不知。

秋香雲：「去請二相公來擲，恐怕一擲就是一個紅滿盆。」胡柴得發笑，惹氣不待言矣，而草蛇灰線，遂揮文章之能事。